

文學研究會
通俗戲劇叢書第七種

人間的樂園

濮舜卿作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間的樂園

濮舜卿作

通俗戲劇叢書

—7—

1933

目次

一	人間的樂園·····	一
二	愛神的玩偶·····	三三
三	黎明·····	八三

人間的樂園

第一幕

時：

亞當 夏娃 被逐出 伊甸園 的時候。

景：

伊甸園。一所極大的花園，園中充滿了神祕。有許多奇花異卉，和結着美麗的果子的樹。在園的正中有兩株特別大的樹，一名生命樹，一名分別善惡樹，都結着繁碩美麗的果子。滿園散佈着馴良的走獸，樹上棲着善鳴的禽鳥。園中景色是極自然的，並不加一些兒人工。

登場人物：

上帝的聲音，亞當，夏娃，蛇，智慧，天使。

（開幕時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花木中遊行着。他們倆，披散着頭髮，赤着身體，亞當從樹上採了些果子，分給夏娃，他們就坐在分別善惡樹相近的地方吃果子。）

（註）扮演亞當夏娃者可穿與肉色相似之汗衫褲。

亞當 我感謝上帝賜了我這樣美麗的花園，又從我身上造了你。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要怎樣愛你纔是啊！

夏娃 我也感謝上帝把你賜給我，做我的主人。又給我們許多同伴。（她說着，順手把一隻小羊抱在懷裏。又伸手向樹上捉了一隻小鳥兒下來撫弄了一會，放了牠們。）又給我們這許多好果子吃。（她又吃了兩個果子。）但是你看這顆善惡樹上的果子，又香又紅，上帝爲什麼不許我們吃呢？（她就站起來，走近善惡樹去。）

亞當 （忙阻止她。）上帝叫我們不要摸，不要吃，恐怕我們吃了就會死。

夏娃 死？（忙倒退了一步。）但是這些果子不是和旁的果子一樣嗎？爲什麼我們吃了旁的樹上的果子不會死呢？我年年看着這顆樹開花結果，到果子成熟的時候，天使們就來採了去。明天他們不是又要來採了嗎？我們今天不採了吃，就沒有時機了！

亞當 不要反抗上帝的命令！你要果子，我再到那邊去採些大的，好的來給你。（走向花木深處去了。）

夏娃（望着樹）爲什麼上帝吃了不死，天使們吃了也不死，我們吃了就會死呢？這些果子又紅又大，一定是很好吃的！（一條有腳的大蛇從夏娃面前經過。夏娃見了，就問牠。）蛇啊！你是萬物中最聰明的，請你告訴我，我可以吃善惡樹上的果子嗎？

蛇 有什麼不可以呢？

夏娃 我聽說吃了就會死的。

蛇 不會死的。你吃了那果子非但不會死，並且增加你的智慧。（說完就走開了。）

夏娃 不會死！（很高興的伸手去摸樹上的果子，忽然記起上帝的命令來，就膽怯了，把手垂下來。這樣做了二三次，最後想要把一個最大的果子採下來。她正採的時候，那個果子立刻變了一個女神，穿着皓潔如冬雪，輕透如蟬翼的衣裳，那衣裳發着閃爍的光，配着她黑的頭髮，水藍的眼珠，玫瑰的兩頰，顯出她十分的美麗，向夏娃微微的笑着。夏娃吃了一驚。）你是誰？你是上帝寶座前的天使嗎？

女神 我不是天使，我是智慧。

夏娃 呵，你就是智慧嗎？（驚異後似有所悟）你住在這顆樹上嗎？

智慧 不是，我不住在這顆樹上。我住在人心之中，遊行宇宙之間。

夏娃 （走過去很親熱的看她，用手撫摩她的衣。）美麗的智慧啊！怎麼我以前沒有見過你？

智慧 以前我的母親好奇太太沒有在你心裏成人的時候，我不能出來的，以後我願意常常出來幫助你，引導你去做你一切所應當做的事。

夏娃 謝謝你親愛的女神！

智慧 你剛纔不是要吃這顆樹上的果子嗎？

夏娃 是的。

智慧 那麼就採來吃罷。

夏娃 我現在有些不敢了，我怕牠們都變作和你一樣的智慧。

智慧 （笑了起來。）智慧祇有一個，那些卻是智慧之果。

夏娃 我很想嘗一嘗智慧之果的滋味，但是我又怕……

智慧 怕什麼呢？你吃了之後，我和你更加接近了。

夏娃 （隨即伸手又摘下一個果子來。細細的看了一會兒見牠不再變作女神了，就拿來吃。）
好香甜的果子！

智慧 你需要我的時候，只要把你心靈的門開放，我就來了。（隨即向花木之中隱去。）

夏娃 （又採果子）……

亞當 （拿了四五個大果子來，見她在採禁食的果子，大驚，忙阻止她。）千萬不要採這株樹上的果子！

夏娃 我已經採下來吃過了。這果子實在好吃得很快！

亞當 噫！那是上帝所禁食的，你爲什麼這樣大膽，竟敢違背上帝的命令。

夏娃 智慧叫我吃的。（帶吃帶說道）實在香甜得很，這樣好的果子，我以前沒有吃過。你也吃一個罷。（伸手採了一個給亞當。）

亞當 （見他的妻子吃得有味，並且沒有死，也就吃了。）果然十分香甜！

夏娃 嘎啲！你怎麼赤身裸體？（向自己一看）我也是……（忙向樹木中躲起來。）

亞當 （看看自己的身體）怎麼我們以前不覺得！

夏娃 （在樹後回答）我們吃了智慧之果，我們的眼睛明亮了。

亞當 我們這樣赤身裸體怎麼好見上帝？

夏娃 （仍躲在樹後）我們何不採些樹葉子來編作裙子。（亞當就去採了些樹葉子，他們各

自編了一條裙子穿上。）

上帝的聲音 （舞臺上放出一團光，從光裏發出聲音）亞當！你在那裏？

亞當 （聽到上帝的聲音，全身戰慄。忙向樹木中躲藏起來）尊榮的耶和華上帝！我們因為赤身裸體，不敢見你。

夏娃 （聽見上帝叫亞當，急急忙忙不知藏在那裏好）……

上帝的聲音 出來！你們怎知道你們是赤身？莫非偷吃了我禁止你們吃的果子嗎？

亞當 （戰慄地出來指着夏娃）是夏娃採給我吃的。

夏娃 (很害怕和害羞的樣子走了出來) 智慧和蛇叫我吃的。

上帝的聲音 (怒聲) 女人! 我爲亞當創造了你。你不幫助他做忠誠的僕人, 反引誘他犯罪, 你應當受咒詛; 你應當受生育的痛苦; 你應當受男子的壓迫! 亞當! 我賜你這個女人。你不叫她服從你, 受你的管轄, 你反聽他的話, 違背我的命令, 你也應當受罰, 你必定要爲了你的生活, 終身勞苦。你本是泥土造的, 最後仍舊變成泥土。

亞當夏娃 (匍伏涕泣) ……

上帝的聲音 (怒叫蛇) 蛇!

蛇 (從花木中出來) 耶和華上帝!

上帝的聲音 你爲什麼引誘女人吃那善惡果?

蛇 女人問我吃那善惡果會不會死。我老實告訴她說不會死。

上帝的聲音 你被魔鬼憑藉了, 你作了這事, 你也應當受咒詛; 你以後必用肚子行走, 你必終身吃土。你和女人必成爲世仇! (只見蛇的四隻腳立刻脫下, 用腹行向樹林深處去了) 亞

當現在你們不能再住在我的園裏了。我限你們在日頭西下之前搬出去。

亞當夏娃 (垂頭無語)……

上帝的聲音 (對隨侍的天使說) 人是最不知恩的。我把他們創造了出來，他們一旦有了智慧，就反抗我的命令。他們現在已經能分別善惡和我們一樣了。恐怕他們將來又要偷吃生命樹的果子，他們就能永生了。你們快去安設基路伯和自動利劍，把守着這顆生命樹罷！

天使 領旨。(隨即安設基路伯和利劍)

(上帝與天使退場，亞當夏娃坐下來哭。)

亞當 (抱怨他的妻子) 一切都是你的不好。現在上帝震怒了，要我們從這樣美麗的花園搬出去。你看可惜不可惜呢？

夏娃 (哭泣) 我想不到上帝因這點小事會趕我們出去的。

亞當 太陽快要下去了，我們怎麼辦呢？

夏娃 我不知道。（她撫胸長嘆）……

（智慧從花木深處出來）

亞當 你是什麼人？你是上帝差來，叫我們仍舊住在這裏的天使嗎？

夏娃 她是智慧，（忙走過去執着智慧的手）

智慧 （對亞當）我不是傳上帝的命令，叫你們仍舊住在這裏，我是來催促你們快到人間去的，你們是人，要去做人所應做的事，過人所應過的生活，何必定要託庇神力呢？

亞當 人間有這樣美麗的花園嗎？

智慧 現在還沒有。正要你們努力去把天國的，美麗的花園，建設在人間。

夏娃 我要多帶些智慧之果到人間去。（就在樹上摘了七個果子下來）親愛的智慧，你帶我們到人間去建設樂園。

智慧 好！你纔是有勇氣的女子呢！你能聽從你的智慧反抗神力，你將要被推為女權運動的始祖呢。我們走罷！

人間的樂園

(智慧扶着夏娃先走，亞當跟在後面，幕徐徐下。)

第二幕

時：亞當夏娃被謫在人間之初期。

景：一塊荒蕪的大地。地上生着荆棘，只有一小塊的地方，沒有荆棘，長着一些兒花木。

登場人物：亞當，夏娃，智慧，蛇，老虎，風姨，雨伯，雷公公，閃電姑娘，野人一羣。

（亞當夏娃此時已穿着獸皮衣。匍伏在地上要把地上的荆棘拔盡。他們工作得很盡力。忽然荆棘刺傷了亞當的手，血流了出來，亞當就發怒不願再工作。）

亞當 你看我的手刺傷了。你要在這樣的荆棘地上，造起一個樂園，真是夢想！我們還是去求求上帝可憐我們，赦了我們的罪，回到快樂的伊甸園去罷。（說着就要走了。）

夏娃 （忙扯住他。）我的手，也是流着血呢！你的傷在什麼地方，我替你撫摩一會兒罷，（替他撫摩傷處。）我相信，我們只要耐苦，總有一天會成功的。

亞當 我們不是上帝，怎能造得出和伊甸園一樣的可愛的花園！

夏娃 讓我們試試看，如其真造不起，我們再回到上帝的樂園裏去。

亞當 唉……（搖頭。）

夏娃 你看這一塊地方，以前不是也長着荆棘的嗎？自從我們把荆棘拔去之後，種了這些花。你看牠們不是一天一天的長大嗎？我們不要灰心，還是努力做工罷。（強迫亞當過去繼續工作。）

（一條大蛇，從荆棘叢中出來，看了他們所種的花木就咬。）

亞當 （偶然抬頭見了蛇的行爲，就叫起來。）蛇在咬我們的花木了！（他們倆忙跑過來。）

蛇 上帝許我與你們爲仇的，凡是你們所成功的，我都要破壞！（咬花木。）

亞當夏娃 不許！不許！（他們用力打蛇，蛇敵不過逃走了。）

夏娃 已經被牠弄壞了一些。（把花木整理了一下，仍舊去拔除荆棘。他們努力的工作，拔去了一大塊地的荆棘。她然後對亞當說道：）我們此刻已經拔去了一大塊地的荆棘了。我們

快把那邊的一枝桃樹移過來，種在這兒罷。

亞當 (點頭) ……

(他們就把一枝大桃樹移過來，用木棍掘鬆土種在拔去荊棘的地上。這件工作做了之後，他們很疲倦。)

夏娃 (疲倦的樣子) 讓我們休息一會兒罷。(他們就坐下來休息。)

亞當 (見夏娃手臂上流血) 夏娃！你的手臂什麼時候弄傷的？在流血呢？你覺得痛嗎？

夏娃 (看了一看自己的手臂) 不要緊。這個時候，我的心充滿了希望。什麼痛苦也不覺得。

亞當 (撕了衣上的一小塊獸皮，替夏娃裹傷) 夏娃！這些苦是你自己找尋的啊！

夏娃 (不在意的搖頭) ……

野人 (一個比較進化的猴子，手裏拿木棍上) 這是我的土地，誰許你們在這裏？(拿起棍子，

就奔向亞當) ……

亞當 (忙取了剛纔種樹的木棍迎敵) ……

夏娃 (急從四面找尋，沒有武器可拿。忽見地上有拔起來的荊棘，忙拾了一大把，向野人脚前

丟過去)……

野人 (正和亞當戰，不防夏娃把荊棘丟過來，一不留意，絆倒在地上。)救命救命!

亞當 (忙上前，壓住野人，拿棍想打死他)……

夏娃 (急忙阻住亞當的棍子。)不要打死他，也不要放他，他的救兵來了。

(此時舞臺後，聽見喊殺的聲音，一羣野人蜂擁而上)

亞當 (捉住那野人)……

夏娃 (拿起那人的棍子，雄糾糾地對野人們說)你們的主人已經被我捉住了，你們若是和

我們講和，幫助我們造成人間的樂園，我們將來共同享受，不然，我們先殺掉你們的主人。

野人們 (一齊跪下。)我們情願講和，情願幫你們做工，只求不要殺我們的主人。

夏娃 好! (對他們的主人)我們並不是要這塊土地。我們是要把這一塊荒蕪的地方，造成一

個極美麗的樂園。他們已經答應了。你願意幫我們做工嗎?

野人 (點頭) 只求不要殺我，我願意做工。

亞當 (就把他放了。) 我們就是兄弟了！(和他握手。)

野人 (揮手) 你們留兩個在這裏，幫他們造樂園。其餘的回去罷。(野人紛紛下。)

(他們很快樂地又去拔除荆棘。他們工作的效力很好。一會兒去了一大塊的荆棘。)

夏娃 (拔到一處，住了手，細細的看。) 這裏有一個大洞！

野人 (也走過去看，忽然聽見老虎叫。) 不好了！老虎洞！老虎來了！(她急忙逃走，兩個野人也

跟着逃走。)

老虎 (從洞裏跳出來。) 你們是對於上帝犯罪的人，我要吃你們！(張牙舞爪的先撲夏娃。)

夏娃 (已經搶了木棍在手裏，舉起來就打。) 打老虎……打老虎！

亞當 (也舉棍打老虎。) 打……打……打老虎！

老虎 (張牙舞爪的與亞當夏娃對敵。一會兒漸覺敵不住了，向荒野就跑。)

夏娃亞當 (口裏喊着，追上前去。) 打……打老虎……

(舞臺上空了一二分鐘，打老虎的喊聲，漸遠而低了。風姨先從左邊上來，看着亞當夏娃的桃樹，和其他的花木。雨伯從右邊來。)

雨伯 (一個瘦而長的男子，穿着一身白的衣服。) 風姐姐！你在這裏看什麼？

風姨 (一個穿紅衣裳的青年姑娘。) 雨伯伯！我在這裏看亞當夏娃的桃花，聽說他們要在這裏造一個人間的樂園，你知道嗎？

雨伯 是的，夏娃那個不敬上帝的女人！她勉強她的丈夫造什麼樂園，他們居然離開上帝降服了野人，打了老虎。從前這裏是一塊荒土，現在漸漸種起花木來了。我……

風姨 我怕他們真能成功。

雨伯 哼！我們那裏能容他！我已經把閃電姑娘和雷公公約好，我們合力毀壞牠！
風姨 讓我來助你幾陣狂風。

雨伯 我要請你助威。(以手指着)你看雷公公和閃電姑娘也來了。

雷公 (一個穿着棘皮衣服，身材短小滿面紅光的老頭子。) 哈哈！風姑娘也在這裏嗎？

閃電（一個身穿金色衣，披着金絲髮的小姑娘。）**風姨！**你也是來毀壞那不敬神明的亞當夏娃底花木嗎？

風姨 是的，**雨伯**請我來幫忙。毀壞亞當夏娃的花木。

雨伯 我們要奉上帝的命合力把他們的花木毀壞。先請閃電姑娘作法，雷公公助威；**風姨**狠狠的括幾下狂風，然後我來下一陣急雨。

閃電（點頭。）好好！我們先退後些。（他們各自退後，**閃電**走上前一步，作起法來。只見她張開兩隻小手掌，雙手向前伸。舞臺上立刻黑暗，一會兒漸漸放出微光。在微光之中只見**閃電**來往不絕，從她的小手心放出兩道碧綠的電光，在舞臺上閃着。一會兒又見雷公上前，握巨拳向空中一擊，就聽得雷聲隆隆，自遠而近。電光不絕的閃，閃得舞臺漸光明。又只見**風姨**上前舉袖而舞，不一刻兒，只聽得呼呼的風響。四位神人的衣服飄飄而動；花木也漸搖頭。過一會兒，風聲更緊，樹木花草一齊亂搖。又過一會兒風聲大緊，把些小的花木都折斷了。只見雨伯哈哈大笑。走上前來把口一張，向空吹了一口氣。大雨就紛紛而下。於是雷

電風雨四者齊作，不一會那株桃樹倒下來了。桃花散了滿地。可憐亞當夏娃辛苦經營的一些花木，都被摧殘了，四神哈哈大笑。慢慢地把風雨雷電收住了。舞臺上恢復光明，四神從容退場。

（亞當夏娃背着木棍抬了一隻死老虎回來，他們的衣服都溼了。那隻死老虎尾上也不絕的流下水來。他們把老虎放了下來。）

亞當 好大的雨！（抖了抖他的衣服。）

夏娃 （看見園中的景象。） 嗚！我們的花木被風雨毀壞了！

亞當 （也走過來看了，立刻現出一種失望的神氣。）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樂園了！……快去求上帝可憐我們，許我們回到伊甸園去，（拉着夏娃叫她走。）

夏娃 唉！我的樂園！我的精力！我的心血！（她先撫胸，繼又掩面而哭。）

智慧 （自外入。） 什麼？！可惜！你們的花木……喂！夏娃！你不要哭，不要灰心，再繼續做去。

亞當 （搶着說。） 人間的樂園沒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們還是回到上帝的樂園去罷。

智慧 亞當！不要灰心。失敗是成功之母。我來幫助你們工作罷。

夏娃 （拭着淚）是的，失敗是成功之母。讓我們再試一回。

亞當 夏娃！你每次說『讓我們再試一回』我們究竟要試驗到幾時？

夏娃 這一次，就只試這一次。讓我們想到成功的時候的快樂，我們就有勇氣了。來！親愛的智慧，幫我們的忙罷。（她過去免強把木棍放在亞當的手裏，拖他過去工作。）

智慧 亞當！你不要一心想回到上帝地方去。你努力作工罷，或許你們的人間的樂園造成後，比天上的樂園更要好些。

亞當 （無可奈何走過去，把地掘鬆，幫她們把樹扶起種好）……

夏娃 現在我們先去把那個虎穴填平。（他們就搬了許多泥土和石子，去填那個虎穴，他們漸漸地努力工作起來。）

智慧 你們忍耐些，努力工作。我可以預祝你們成功。（對着他們微笑。）

（幕徐徐下）

(註)

風雨雷電可用人爲：要括風，可以在舞台頂上及左右安置大電扇，用時將電扇開起，就聞風聲呼呼，台上草木亂搖，正和括風一樣。要下雨，可以預先在舞台前端的上面安置有細孔的洋鉛水槽，用皮管引水，用時開管放水入槽，就能見雨點下落。發閃電時，可將舞台上電燈熄了，閃電姑娘袖中藏着兩個大電筒，上下閃着。至於雷聲，那更容易了，只須台後推重物似雷聲就對了。

第三幕

時：亞當夏娃降謫人間之後，人間的樂園將告竣的那一天。

景：人間的樂園，一所自然與人工調和的美麗的大花園。比伊甸園整齊而精緻，不過園的當中沒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樹。遠遠望得見許多亭臺樓閣，木棚花架，樹木長得整齊有次序，不像伊甸園的樹木是野生的。樹上有些開着花，有些結着果。小鳥與蜜蜂來來往往的忙着。花卉有些是種在地上的，有些是種在盆裏的，大半盛開着花。近邊是一個大木樨棚。下垂的花枝上有一二隻小鳥停着，棚下面細草如茵，碧綠可愛。

登場人物：亞當，夏娃，他們的子，媳，女，婿，孫子，孫女，他們的工人，智慧，上帝的聲音，天使，蛇。

（開幕時夏娃率領了許多工人在園的一邊工作。此時她年已老邁，頭髮白得和雪一般。已經穿着極粗的布衣服。智慧和兩個小孩子（一男一女）在木樨棚下玩着。）

智慧 (和他們捉了一會兒迷藏。然後對他們說道) 你們祖父母的花園快要造成了。今天是他們動工的三十週紀念日，他們要大大的宴會一次呢。

男孩 那末我們有許多好的果子吃了。

智慧 是的，你們好好的玩一回，我有事去了。(退場)

女孩 (看見盆裏的花) 這朵花多好看！(採了下來)

男孩 (看了一眼她採的花，見盆裏沒有第二朵了，就說) 給我罷。(上前去搶)

女孩 (把花藏在背後道) 不給你！這朵花是我的！

男孩 我一定要。(就和她打起來)

女孩 (忙把花丟到遠處與他對敵，無意中把花木弄壞了好些，她們正打的時候，一條大蛇從棚裏出來)

蛇 你們是亞當夏娃的後裔嗎？上帝叫我來吃你們。(就奔向孩子們)

孩子們 蛇來了！快打蛇！(他們就合力打蛇，把蛇打退了)

女孩 (拾起那朵花來)

男孩 還是給我罷。

女孩 不……

男孩 (搶花，把女孩的手，緊緊的握住)

女孩 (掙扎不脫，手痛，就大叫) 祖母！祖母！！

夏娃 (在遠處聽見忙趕過來) 你們幹什麼？嗷！誰弄壞了我這許多花草……

男孩 祖母！她採了花不給我。

女孩 他要搶我的花。

夏娃 這許多花是你們弄壞的嗎？

女孩 他打我。

男孩 她……

夏娃 靜靜！孩子們！坐下來，我對你們講。(孩子們坐下來，一個在夏娃的左邊，一個在她的右前

邊。我和你們的祖父是被上帝從天國的伊甸園趕出來的。我聽智慧的忠告，立志要把同樣的樂園建設在人間，我用了畢生的精力，纔造起了這樣一個花園，你們應當盡力的愛惜牠，你們要知道，我造這個花園吃了許多的苦。第一你們的祖父以為非上帝不能造成樂園。他時常譏笑我，阻止我。我不知費了多少力量，纔把他的心轉移過來，樂意來幫我的忙，這塊地上，本來很荒蕪的，我不知費了多少時間和力氣，纔把荆棘除去了。又不知用了多少心血和眼淚，纔把這些花木澆灌大了，時常怕風雨摧殘了我的花兒，又怕蟲鳥啄食了我的果子，最可惡的就是蛇，時常把我的花芽和樹根咬掉……

女孩 (插嘴) 是的，剛纔一條大蛇出來要吃我們。

夏娃 真的嗎？你們沒有被他傷害嗎？

男孩 我們把他打跑了。

夏娃 你們以後要小心些。孩子們！你們現在知道我造這所樂園是很不容易的，你們應當愛惜牠……

工人二人（背了勸頭走來。）花木都種好了。

夏娃 是，你們休息去罷。（工人下。）孩子們！你們快去告訴你們的母親，叫她們多預備些酒肉，並且叫你們的父母，叔叔，姑母，兄弟，姊妹都來喝酒，記念我三十年的辛苦。

女孩（笑嘻嘻地跳着先退場）……

男孩（跟着女孩子走了）……

夏娃（口裏喃喃地說了許多話，把孩子們打倒的花木扶了起來。）

智慧（臉上充滿了勝利和成功的笑容上。）夏娃！恭喜你，你的樂園有成功的希望了！

夏娃 親愛的智慧！我的熱血和眼淚沒有空費掉，完全是你指導的功勞。

智慧 是你的努力。（頓）慶祝的筵席預備好了沒有？

夏娃 我已經叫他們預備了。

亞當（率領了子孫十餘人進來。衆人就席地坐下，亞當，夏娃，坐着正中，其餘的人依次坐在兩傍。）

智慧（站在夏娃後面，對衆說道）今天是你們父母努力三十年的紀念日，我們大家都很快樂……

衆人（點頭）

智慧但是你們要知道，世界是天天在創造之中的，你們不要以爲樂園快要造成，就此可以懈怠了。你們還要繼續不斷的去，當修理就修理，當擴充的要擴充。女子們！你們不要怕自己能力薄弱，只要有決心，有毅力，什麼偉大的事業，都可以成就！男子們！你們應當盡你們互助的責任，和女子合作，看你們父母的樣子，把樂園多多建築在人間！（**智慧**講完，大衆都點頭，其時有人已把酒肉送上來。）

夏娃今天是我辛苦三十年的紀念日，看這座樂園總算沒有空費勞力，我們大家快樂一會兒。

（就和衆人喝酒吃肉。**智慧**也坐在夏娃傍邊吃酒肉。一會兒夏娃對**智慧**說道）我很想請上帝來看一看我們的樂園。

亞當是的，請上帝來玩玩，是很應當的。

智慧 你們既然在人間做了人所應做的事業，那就夠了。何必要上帝來看？

女孩 (正吃着一塊肉，聽見他們說到上帝，就問道) 上帝是什麼東西？他在那裏？我聽見祖母

說，從前上帝把祖父祖母從他的花園裏趕了出來。

男孩 (搶着說) 上帝是不是蛇？是不是老虎？還是和人一樣的？

夏娃 智慧！我們的小孩都要見見上帝，請你去請他來罷。

智慧 不必我去請他。你們想着他，他就會來的。

天使 (自外入) 亞當！夏娃！上帝來了。(有光從臺外入，至臺中照定。)

衆人 上帝果然來了！(好奇地站了起來等着。)

上帝的聲音 亞當！夏娃！

亞當夏娃 (俯伏) 我主耶和華！

上帝的聲音 起來！(亞當夏娃起身歸坐。)

衆人 (也依次坐下，都望着他們。)

智慧 (挨近二個小孩子坐了。)

小孩們 (又拿果子吃起來……)

亞當 榮耀的主！這樣眷顧你的僕人，肯降臨到人間來。

夏娃 (向空奉酒肉與上帝。) 主啊！這些酒肉都是你僕人親手備的，願主嘗嘗人間的滋味。

上帝 的聲音 **夏娃**！你居然把伊甸園建設在人間，我非常歡喜。我要把生命果賜給你，使你永生，並且爲你祝福，使你住在這個園裏，和住在伊甸園裏一樣的快乐。(天使把生命果給夏娃)

智慧 (忙上前阻止。) **夏娃**的肉體不必永生，她的工作，和她的精神已經永生了。

上帝 的聲音 (動怒。) **智慧**！你最歡喜和我反對！

智慧 上帝！我要問你，你究竟對於人有什麼好處。我只見人奉你的名作惡，不見有人……

上帝 的聲音 (大怒。) **亞當**！**夏娃**！你們的園裏怎麼容留這種魔鬼？把她趕出去！讓我住在你們

中間。不然，我就把你們的樂園毀壞！

夏娃 (對上帝跪下，可憐的樣子哀求) 求主不要動怒。

亞當 (也戰戰兢兢的跪着) 求主饒恕我們……

男女兩孩 (起初用他們的小眼睛看着他們，後來聽上帝說要把智慧趕出去，就生起氣來。一齊奔向臺中) 智慧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要她在這裏，從前你把我們的祖父祖母從你的花園裏趕出來，現在我們也要把你趕出去。(他們就去趕上帝……)

亞當夏娃 (忙去扯阻孩子們) 小孩子不要無禮!

孩子 (掙扎着，口裏亂喊) 趕上帝趕上帝! 我們對於蛇尚且要趕呢!

中年人 (疑惑地望着小孩們，又想去阻止他們，又想去不去，正踟躇着)

智慧 (上前一手拉着一個孩子道) 你們不必趕他出去，若是你們不信有上帝，上帝就會消滅的!

小孩子 我們不信上帝! 我們不要上帝……

(舞臺上電燈忽熄，等電燈復明，上帝和兩個天使已不見了。亞當夏娃，揉着老眼，衆人

也向四面望着，上帝已經不見了。他們相顧驚愕，約一分鐘，幕徐徐下。

(全劇完)

愛神玩的偶

時間：現在。

地點：中國某大城。

劇中人：

明 羣 年四十五歲。

明國英 明羣女，年二十二歲。是一個果敢沉鬱的女子。

羅人俊 年二十三歲。是一個英俊誠摯的少年美術家。

羅人達 人俊姊，年二十五歲。國英的同學也是伊的好友。

羅綺雲 十二歲的小學生。人俊之妹。

羅老太 年四十四歲。人俊之母。

余 氏 國英的繼母，年三十五歲。是一個性情奸詐的婦人。

余仁 余氏的內姪，年二十三歲。是一個輕薄少年。

秦笠翁 人俊的未婚妻父，年五十歲。是一個頑固的老人。

郭福 年約三十。羅家男僕。

王媽 年約四十。羅家女傭。

小玉 年約二十。羅家婢女。

王升 年約六十。明家忠僕。

金桂 年約十八九。明家婢女。

張媒婆 年約三十。

金明法 年約四十。是一個律師。

張醫生 年約四十餘。

瘋婆

瘋人甲

瘋人乙

女看護 一人

男看護 二人

小學生 二人

第一幕

時間： 小學校放暑假的前一天。

佈景： 小學教師的預備室，設備得簡單而清潔。

人物： 明國英，羅人達，羅人俊，羅綺雲，郭福，小學生甲乙二人。

〔開幕時國英服裝樸素，坐在書桌傍帶着憂愁的神氣，整理着書籍。小學生甲乙上。〕

小學生 明老師！我們因為明天要放暑假了，知道你快要離開我們，所以我們折了幾朵花來送

你。〔把一束新鮮美麗的花交給國英。〕

國英 〔接了花。〕謝謝你們，我親愛的小朋友！〔把花嗅了一嗅。〕這些花又香又好看，我真愛

牠。〔順手插在書桌上的花瓶裏。〕

小學生甲 〔很得意的神氣。〕老師！這些花，就是我們前兩個月下的種子所發出來的。

小學生乙 老師告訴我們天天要澆水，我們聽老師的話做了，現在果然開出好看的花來。

國英 是的，我的小朋友，我們要知道用勞力纔有效果呢！

小學生甲 明老師！你什麼時候回家去？王老師和張老師不是明天都要回去了嗎？

國英 〔免強抑制着悲哀。〕過一兩天，我和羅老師一同回去。

小學生乙 老師！你暑假之後，再來教我們嗎？

國英 來的。

小學生甲 我們一定要你教我們。

小學生乙 我們一定要你來。〔作小孩有所求的神氣。〕

國英 來的，我一定來的。〔撫她們。〕我可愛的小朋友，願你們暑假快樂！

甲，乙 我們也願老師快樂！

小學生甲 〔對乙。〕我們去罷！〔她們都含着笑，向國英點頭，帶走帶跳的出去了。〕

國英 〔目送小學生去了，覺得愁緒萬千，在室走了一轉，信口唱起 Home Sweet Home 的

歌來。〔羅人達裝束整潔，態度莊嚴而仁愛；從後面走了進來，聽見國英所唱的歌，知道她的心事，就站着不去打斷她。〕

國英 〔唱完歌，嘆息了一聲，並不見人達站在那裏；坐下來，支着頤，對瓶裏的花出神。〕

人達 〔慢慢地走到國英身邊。〕英妹！這些美麗的花，從什麼地方來的？

國英 小朋友送我的。唉！達姊！我是什麼都喪失了，只有小孩子們的愛，算是我工作的報酬，算是我的安慰者。唉……

人達 好妹妹！我願你把煩惱丟開罷。〔坐在她的傍邊。〕

國英 唉！達姊！我也想極力免除煩惱，但是你看暑假到了，人人都整裝歸去，去享受他們天倫之樂，只有我有家歸不得，怎麼叫我不傷感呢？

人達 英妹！我們不妨把胸懷擴大些，世界這樣大，到處能安就是家。你住在我家裏，不是一樣的嗎？

國英 達姊！我很感激你和伯母待我的好意，但是伯母待我愈好，我愈想起我的母親來，唉！我的

母親不死，我不至有繼母，沒有繼母，我今天何至到這種地步……

人達 我看你的繼母要你嫁她的內姪，完全是要圖謀你家財產的緣故。

國英 〔點頭〕……

人達 〔撫其背〕好妹妹，別煩惱，你現在既然脫離了家庭，就不受他們的搬弄了。

〔羅人俊手拿一個石膏愛神像進來。〕

人俊 姊姊！英妹！你們此刻不忙嗎？

國英 〔回身見了他〕此刻不忙請坐。

人達 弟弟你從家裏來嗎？你手裏拿的什麼東西？

人俊 我做了一個石膏像預備送給國英妹，你看好不好？

人達 好玩得很！這個孩子長着肉翅，想來是一個天使了。

人俊 不是，這個長肉翅的孩子，就是管人間婚姻的愛神。

人達 不錯，我記起來了，希臘神話裏有許多關於愛神的故事。

國英 我卻笑愛神多事。婚姻是人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他超人的神來管！但是這個愛神卻做得很好。我很愛牠。

人俊 英妹！你既然愛這個愛神，我願他常常陪伴着你。

國英 但是……我恐怕不能領受。

人俊 〔望着她悵然不語〕……

〔羅綺雲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學生，手裏拿了一個皮球，從裏面走出來。〕

綺雲 哥哥！〔很歡喜的樣子，跑到人俊面前。〕

人俊 妹妹！你此刻不上課嗎？

綺雲 〔搖頭。〕不上課了，我們今天已經停課了，明天早上行過畢業禮，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人俊 哦！不錯，你這學期畢業了。我送你什麼禮物呢？〔一個小學生在門邊探頭，接着聽見他喊

羅綺雲。〕

綺雲 來啦！〔欲下。〕

人俊 妹妹！誰喊你？

綺雲 我的朋友。

人達 她的好朋友茅城喊她。

人俊 〔拉着綺雲的手〕雲妹！你有好朋友嗎？

綺雲 誰沒有好朋友呢？

人俊 我到沒有好朋友！

綺雲 明老師不是你的好朋友嗎？〔一笑，掙脫了手跑去了。〕

人俊 〔起身追了綺雲一、二步。像忽然想起一件事的樣子，忙從身上一摸，拿出一把扇子。回頭對人達。〕姊姊，沈德久先生，此刻在校裏嗎？

人達 在校裏。

人俊 這把扇子，是他前幾天要我畫的，已經畫好了，我送去給他。〔入內。〕

人達 〔走到國英身邊，挨着她坐下。〕英妹！你看這個愛神好不好？

國英 很好。

人達 你知道我的弟弟送你這個愛神的意思嗎？

國英 意思？〔靜默了一會兒，故意做不懂的樣子。〕什麼意思？

人達 〔笑。〕你一定明白！

國英 〔不覺紅了臉，半晌，嘆息道。〕唉！達姊，別開玩笑罷！你要知道我是一個被愛神忘卻的人呢！〔二人相對默然。〕

〔郭福持信上。〕

郭福 大小姐！少爺在這裏嗎？這裏有一封要緊信，太太叫我送來給少爺，是宇宙旅館的茶房送來的。說是一位什麼秦老爺叫他送來的。

人達 在這裏。〔接過信來看了一看。〕你回去，我給他好了。〔郭福退。〕

人俊 〔自內出。〕沈先生不在那兒。

人達 弟弟，你有信。〔將信遞給人俊。〕

人俊 〔看完信，現驚奇而悲憤的樣子。〕姊姊！你看！你看！我不是在夢裏嗎？〔痛苦地在室中轉

着。〕

人達 〔接信看了，也現出不安的樣子。〕……

國英 〔看了他們的情形，也現奇異的神氣。〕達姊！什麼事啊？

人達 〔欲說不說的樣子。〕他……唉！英妹！你還是不聽好。〔室中靜默了許久，各作很痛苦的

表情。〕

國英 〔有些兒誤會了，欲避嫌疑。〕達姊！你方纔叫我去看禮堂的佈置，我現在去看罷。〔欲退

場。〕

人俊 英妹！不要走！我們的事情，你沒有聽不得的，姊姊請你告訴她。

人達 英妹！你別誤會我。

國英 〔只得不走。〕……

人達 二十三年之前，我們的父親在天津做官。有一位秦笠翁先生也在天津做官，當時秦太太

和媽媽很要好，兩人又同時有身孕，就指腹爲婚。後來秦太太生了玉貞小姐，媽媽生了人俊，就在他滿月的那天，兩家行聘，定下婚約。

國英〔靜聽他們的談話，聽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流露吃驚貌。〕

人達後來我們的父親死了，我們就搬回家鄉，秦先生仍舊在天津。後來遇到兵亂，聽說他們全家被殺。從此就音信不通，不想現在他忽然把玉貞小姐送來，和人俊結婚，他說他一向避難在鄉下。近來因他年老多病，女兒也大了，打聽得我們仍舊住在這兒，所以特地把她送來完婚。

人俊〔懊喪狀。〕唉！我一向真在夢裏，姊姊！我既然有這麼一回事，平常你和媽媽爲什麼都不提起呢？

人達因爲聽說他們全家被殺，一向又沒有音信，所以平常不談起。我還是五六年前聽媽媽這樣講過，若不是今天這封信，我也早已忘記了。

國英〔聽他們的談話，流露出忽驚忽愁的神情，然後作鎮定的神氣對人俊說道。〕恭喜！恭喜！

人俊〔沒有聽清楚，只從伊的態度上看出，不覺着急起來，逼着她問道。〕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要是有心咒我，我就死。

國英 我……

人俊 唉！英妹！我遇着困難的時候，你不來安慰我；不替我想解決的方法；反來嘔我。唉！英妹！我的用心，小妹妹都知道了，難道你真不了解我嗎？

國英〔似莊似戚的樣子。〕唉！你要知道，我是被愛神忘卻的人……達姊，你勸勸他罷。

人俊〔怒容。〕英妹！你難道叫我承認這種兒戲式的婚約嗎？咳！你太……

人達 弟弟！我們回去從長計議罷。〔拉着人俊走了。〕

國英〔目送他們去了，回顧桌上的愛神，走上前一步，撫着他，發出淒楚的聲音。〕唉！愛神！你既然剝奪了我愛人的權利，爲什麼又叫人來愛我？〔悄然痴立。〕

〔幕遲遲下〕

第二幕

時間：與第一幕相隔一天的早晨。

地點：羅家大廳，一間西式的大廳，陳設得簡單而優美。左上邊與右邊有通內室的門。左邊几上放着愛神像。

人物：羅老太，羅人俊，羅人達，明國英，秦竈翁，王媽，小玉，郭福，張媒婆。

〔開幕時小玉在擦花瓶桌椅等物，王媽在拖地板，她們靜靜的工作了一會兒，就談起話來。〕

王媽 小玉，太太醒了沒有？

小玉 大概沒有醒吧。昨夜因為少爺要和秦小姐退婚，太太一定不肯兩個人吵了半夜，所以我猜想太太此刻還睡着呢。

王媽 我看見少爺一早出去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的？

小玉 我聽見他對小姐說，他到宇宙旅館去找秦老爺，要求他答應退婚。

王媽 我想秦小姐經大亂不死，一定很有福氣的。少爺爲什麼要退婚呢？

小玉 我聽見少爺說，他從來沒有見過秦小姐，兩個人沒有愛情，所以要退婚。

王媽 這實在是現在學堂裏的人所鬧的笑話。我們只曉得做了夫妻纔認識，那有先認識而後纔做夫妻的道理，現在這些人真是不識羞恥！

小玉 〔抗聲。〕我想是先認識，兩口兒合得來，然後做夫妻的好。

王媽 那末明兒我對太太說，叫她讓你自己選丈夫。

小玉 〔紅了臉。〕吓！我對你講正經話，你就講起瞎話來，〔擦了一會桌椅，問道。〕請問你嫁王老爹之先，見過他沒有？

王媽 沒有。我們只憑父母做主，聽媒人的話，那有自己先見面的道理？

小玉 可不是，要是你預先認識王老爹，他那種又黑又醜，面上雕着花的樣子，終日浸在酒缸裏，

一句話不合，就拔出拳頭來，若是你早知道他這種性情，恐怕你不會嫁他，那末你現在不會這樣苦。

王媽 〔老羞成怒。〕什麼？你這個嚼爛舌根的刻薄鬼！你敢當面嘲笑我嗎！〔拿起拖掃柄就要

打小玉。〕

小玉 〔忙向裏逃。〕

人達 〔在右邊幕裏。〕小玉！小玉！太太醒啦，在這兒喊你。

小玉 唯來了！〔向左上方的門進去了。〕

王媽 〔又略拖一拖地板，也進去了。〕

人俊 〔手裏拿着二瓶酒，懊喪的神氣自外入，呆呆地坐在椅上，一言不發，一會兒打開酒瓶，捧起來喝。〕

人達 〔自內出，見人俊狂飲，忙上前奪了他的酒瓶，很懇切的樣子。〕弟弟！這件事且從長計較，望你不要有意糟塌身體。

人俊 姊姊！我的幸福從此斷送了，我剛纔到宇宙旅館去找秦笠翁先生，對他聲明，我不願和沒

有愛情的人結婚。告訴他沒有愛情的人即使現在勉強結婚，將來仍舊不能相安。與其將來痛苦，不如現在審慎。爲我將來的幸福計，爲他女兒將來的幸福計，請他允許我把婚約解除，但是他堅執着婚姻從問名納聘之後，終身不能更改。說什麼，萬無把二十多年婚約解除之理。唉！姊姊！媽媽既不體諒我，秦翁又不允許我，我還有什麼希望？〔把頭埋在兩手之中，作非常痛苦的樣子。〕

人達 弟弟！不要太憂愁，慢慢地想法子罷。

人俊 〔沉靜一會兒之後。〕媽媽起來了沒有？唉！姊姊，我自信昨天晚上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傷媽媽的心。唉……

國英 〔自內出。〕

人俊 〔見國英出來，就走上前一步，執着她的手。〕英妹！不想我們的命運會這樣相同？〔聲淚俱下。〕

國英 [被他挑動自己的傷心史，也不覺淚落如雨，忙用手巾拭着]……

人達 [也在旁陪淚]……

[男用人郭福送了一份報進來，見他們三人的神氣，現出無限驚疑，但又不敢問，站了一站就走了。]

國英 [欲借此消悶，拭了淚就拿起報來看]……

人達 [也拿報看]……

人俊 [斜倚在沙發上垂淚]……

啊呀！

國英 [吃驚] 什麼事啊？

人達 [指一段啓事給人達看] 你看！

人俊 [吃驚，從沙發上站起來] 什麼事？

國英 [伏案而哭]……

人達〔看完報對人俊〕英妹的父親病危，登報找她，叫她見報即刻回去，〔對國英〕英妹且

放寬心，老伯不過有病，你快回去。或者老伯見了你，他心裏高興，病就會好了。

國英〔拭着淚，看了一看手錶〕現在還趕得及乘二班車回去，讓我進去略爲收拾一下。〔退場〕

人俊 唉！我這幾天總遇不見好事情，偏英妹的父親又病了，立刻要催她離開這裏。

郭福〔拿了一張名片自外入〕少爺！秦笠翁先生要見太太和少爺！

人俊〔縐了眉頭〕請他進來。〔對人達〕姊姊！你去請媽媽出來。〔人達入內〕

〔郭福引笠翁自外入，他的裝束又古老又鄉氣，同時羅老太自內出〕

老太太 請坐。

笠翁〔氣憤的樣子對老太太說〕剛纔人俊到我的旅館裏去，說要和小女退婚，不想被小女

聽見，她自問並無失德，不知人俊爲什麼要退婚？她說如真要退婚，她將來有什麼面目見人。因此啼哭着自己把頭髮剪下來，并且咬破指頭。〔出斷髮血巾〕這是剪下來的頭髮，

這是血巾。如其真要退婚，小女有死而已。所以我特來請教。

老太太 〔大怒。〕人俊！你真的瞞着我到他們那裏去過嗎？

人俊 是的。

老太太 〔拿頭髮，血巾看了一看，指着人俊。〕你看你這樣害人！

人俊 媽！現在剪頭髮的女子多得很呢。

笠翁 小女並不能與那些狂女相比。

人俊 我和玉貞小姐並沒有愛情，誓不能和他結婚。

老太太 娶過來之後，自然會得相愛的。

人俊 〔聽了這些不入耳之言，氣得說不出話來，只在室中亂轉。〕唉！唉！！唉！！

老太太 人俊！你究竟怎樣？

人俊 媽媽，我不能承認這種婚約。老伯也請你勸勸令愛，退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必犧牲性命。

〔笠翁〕 很平常的事情？你要曉得，婚姻大事，一定之後，終身不能更改。

〔人俊〕 老伯！因爲「一定之後，終身不能更改」的兩句話，不知已經害死了多少人。我卻不願意再上當！

〔笠翁〕 你這樣堅執着要退婚，究竟什麼意思，莫非嫌我窮嗎？好好！好好！讓你去娶個富家女子，小女卻是烈女不事二夫，有死而已。〔憤然坐在椅上嘆氣。〕

老太太 人俊！你真這樣不知好歹。你真要逼死秦小姐嗎？唉！我真白養了你一場！〔放聲大哭。〕

啊呀！人達的爸爸呀！……你害得我好苦呀！……我千辛萬苦養得他大來，……他現在兒大不由娘教訓了！……我以後還有什麼希望！快來叫了我去！……呀呀！……

〔人達〕 〔慌忙自內出。〕 媽媽！作什麼？媽媽爲什麼傷心？

老太太 我……我養得你們大了，你們……就用不着我了，……我不如去死了到乾淨！……〔起身以頭碰壁。〕

〔人達〕 〔慌忙阻住她。〕 媽媽！媽媽！不要這樣。

人俊 〔初時低頭不語，痛苦地沉思。見老太太要尋死，着急起來。忙走上前抱住他的母親。〕媽！請你不要傷心，我答應就是了。

人達 〔扶老太太坐下。〕

笠翁 〔得意的樣子。〕人俊畢竟是明白人。

人俊 〔悲憤的神氣對笠翁。〕但是我對你聲明。這是我母親娶媳婦，不是我娶妻子。

笠翁 這有什麼分別呢？

人俊 我雖則答應，但是我要提出兩種條件：第一從下學期起，要送玉貞小姐進學校去念書。

笠翁 『女子無才便是德，』我看不必念書，況且現在的學校夷狄氣太深。

老太 〔拭乾了淚。〕念書到是好的，我們大姐姐，我也給她念書。

笠翁 〔縷眉無語。〕……

人俊 第二要等玉貞小姐大學畢業，我們纔結婚。

笠翁 〔搖頭。〕不興！不興！那太遲了，〔摸着自己的鬚鬚。〕你看我這樣大的年紀，那裏還能等

幾年，才見你們成雙。我心願不了，我死不……

人達 老伯！我想你可以答應了，不要逼人太甚！

笠翁 「望見人俊咬着唇，憤恨的神氣。」這件事以後再談。「起身向老太太告辭。」小女一個人
在旅館裏，我很不放心。我要回去看看他。

老太太 我們對門有一所房子，現在正空着，我們既是一家人，請你不必客氣，明天就和小姐搬
來住，我們兩家也有照應。

笠翁 「點頭下。」

人俊 「免強送他出去。」

「張媒婆上。」

媒婆 「諂媚的樣子。」太太，小姐，您們好啊！

老太太 我們好。張奶奶你許多天不上這裏來了。

媒婆 是的，有許多天沒有來給太太小姐請安。我昨天聽見王媽說，少爺就要娶少奶奶了。太太！

要不要阿張來侍候。

老太太 現在一時還不娶過來。

媒婆 那麼下次阿張總要來侍候的。

老太太 是的，總要叫你幫忙。

媒婆 〔望了人遠一眼。〕太太！我今天來想替大小姐做媒。本城烏衣巷倪副官家裏有財有勢，和府上門當戶對……

人俊 〔送客回來聽見張媒婆的話，憤然上前。〕你講什麼？

媒婆 〔站起身。〕恭喜少爺！少爺什麼時候請我吃喜酒？

人俊 你剛才講什麼？

媒婆 我來替大小姐做媒，倪副官的少爺……

人俊 哼！你這種人，不知害死了多少青年男女。替我滾出去！

媒婆 呀！少爺爲什麼……

人俊 滾出去！

老太太 人俊！……

人達 媽媽！不要管他，請進去歇歇罷，〔強執其母入內〕

媒婆 太太……

人俊 你識得好歹，就替我滾出去！不然，哼！〔挺胸握拳，作動武的樣子〕

媒婆 〔抱頭鼠竄而去〕

人俊 〔向沙發一坐〕唉！完了！完了！我的希望！我的幸福！……〔埋頭在兩手之間，異常苦痛的樣子〕

〔國英，人達自內出，小玉提着箱跟在後面〕

人達 弟弟！英妹要回去了。

人俊 〔跳起來，執着國英的手〕英妹！你又在這時候回去嗎？

人達 弟弟！英妹回去幾天，等老伯病好之後，我們再去接她來。

人俊 [作無可奈何狀，釋了手]……

郭福 [自外入] 明小姐！馬車預備好了。〔從小玉手裏接了手提箱，先自退場。〕

國英 再會！

人俊 [回頭見了几上的愛神。] 英妹！這個愛神你帶回去嗎？

國英 [想了一想。] 唉！我是被愛神忘卻的人，不用再帶他回去。

人俊 唉！英妹！是的。〔再執國英的手。〕 唉！英妹！不想我們都做了愛神的玩偶！〔默然垂淚，一會

兒釋了手，走過去，抓起愛神，憤然道。〕 愛神！你爲什麼強不愛以爲愛使有愛而不能愛！〔說罷，悻悻然將愛神向地上一擲。〕

〔衆人現驚訝色，幕徐徐下。〕

第三幕

時間： 當日下午。

地點： 明羣的臥室。臥室左邊是明羣的床，床邊有一張小几，上面放着藥水瓶，體溫表，電燈之類。臥室的中央有圍屏，隔着分臥室爲二，臥室的右邊中央有一張小圓桌，及四把椅子。

人物： 明羣，明余氏，王升，國英，金明法，余仁，醫生，金桂。

〔開幕時明羣骨瘦如柴的睡在床上呻吟着，余氏愁眉不展的坐在床邊上，金桂替明羣搥腿。〕

明羣 什麼時候了？

余氏 〔看了錶。〕四點鐘了。

明羣 金桂！

金桂 老爺！我在這裏。

明羣 你去叫王升，催金律師快來。

金桂 是，〔退場。〕

余氏 你此刻覺得怎樣？

明羣 唉！我覺得我的病不會好了。

余氏 快不要這樣想！養幾天就會好的。

明羣 〔靜默了一會兒之後。〕招國英回來的報已經登了兩天了，她還不回來，不知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大概她沒有知道，我們已經把她和余仁的婚約解除了，所以他不願意回來。〔咳嗽起來。〕……唉！當初把國英許給余仁，完全是你的主張，現在你明白了吧，你這位寶貝姪兒的品行。他簡直嫖賭吃着無所不來……我幸虧把他們的婚約解除了，不然非但對不起國英，我死了也沒有面目見她的母親……

余氏 〔現憤怒的樣子，因見他病已垂危，就盡力抑制着。〕老爺！從前的事情，不要講了吧？

明羣 〔大咳起來〕

余氏 〔忙替他捶背〕

金桂 〔自外入〕太太！金律師來了。

明羣 快請他進來。〔勉強掙扎起來，余氏忙扶他坐起，金桂出去，一會兒，和王升帶了金律師進來。〕請坐。我今天請金律師來，是要請金律師代我寫一張分配財產的遺囑。

律師 可以，可以。不知要什麼寫法。

明羣 我要把財產分作兩分：將田地一百餘畝，和房屋十間留給我的妻子余氏。有現金一萬元和股票公債等也大約值萬元留給我的女兒國英。我的身後事要簡樸，不可花費。

律師 是〔帶寫帶聽〕還有什麼？

明羣 沒有什麼了。

律師 誰做證明人。

明羣 〔指余氏〕她可以做證明人。

律師 [拿寫好的遺囑給明羣看。]

明羣 這樣寫很好。

律師 那末請你們簽字蓋章。

余氏 [傷感起來，拭着淚去拿了明羣的圖章來，自己先畫了押。]

明羣 [簽了字，蓋上章。]

律師 [簽字，蓋章。]

明羣 金先生！你的代筆費，我叫王升送到你府上去。

律師 那可以不必，難道這一點都不要我幫忙嗎？再會罷！望你靜養靜養。

明羣 [覺得累了，又咳起來，要睡下去。]

余氏 [忙扶他睡下。]

王升 [帶了醫生上。] 太太！張醫生來了。

醫生 [走到床前。] 今天怎樣？咳嗽好些嗎？[說着取體溫表，放入明羣口裏，一面按他的脈。]

余氏 今天不見得好，咳嗽也比昨天利害。

醫生 〔點頭，診視了一會兒，拿出體溫表看了。〕此刻溫度很高，脈息也跳動得利害。剛才有沒有爲什麼事勞過神？〔金桂送茶上。〕

余氏 剛才正因請律師寫遺囑，坐了一會兒，也多講了幾句話，想來因此勞神。

醫生 是了，〔從皮包裏取出幾種藥來配了。倒了一杯，遞給余氏。〕現在先給他吃一點安神藥。

余氏 〔扶起明羣吃了藥。〕

醫生 〔走到右邊圓桌上去開藥方。〕

余氏 〔走過來。〕張醫生！他的病究竟要緊不要緊？

醫生 〔縐了縐眉頭。〕吃了今天的藥再看。倘若不效，恐怕就在這……一二天內。〔頓。〕請你差人到我醫院裏去拿藥。

余氏 〔現悲傷的神氣。〕但願今天的藥吃下去能見效。金桂！叫王升跟張醫生去拿藥來。

金桂 是了。〔和醫生一同退場。〕

余氏〔走近床，看明羣睡着了，替他蓋好被，拿他枕邊放着的遺囑來看看，坐在床邊上出神。〕

金桂〔自外入。〕太太！余仁少爺來了。

余仁〔花花公子的樣子，搖搖擺擺地進來。〕姑媽！姑丈的病好些嗎？

余氏到這邊來坐。〔引他到右邊圓桌旁坐下。〕

余仁姑丈的病怎樣？

余氏唉！看來不會好了。醫生說就在這一二日內。他遺囑也寫下了。

余仁哦！怎樣寫法？我要看一看。

余氏〔走到明羣床邊去拿遺囑來給余仁看。〕

余仁〔翻看遺囑。〕

金桂〔送茶上。〕

余氏金桂！你可以去揀燕窩去了。

金桂是了。〔入內。〕

余仁 我看國英不會回來的，她不回來，所有的錢，不是都歸您嗎？

余氏 倒難講，你的姑丈已經登報找她了。

余仁 就是她回來，我們把遺囑藏起來，不給她知道就是了。（他們談話時時望望明羣是不是醒着。）

余氏 不興！金律師的太太和國英很好。倘若國英回來她必定來看國英，那時沒有不說出遺囑的事。

余仁 那末就沒法了。（頓。）可惜我已經和國英退了婚，不然這二萬多塊錢，不怕不屬余家！

余氏 （走到明羣床邊望了一望，然後走回去。）退婚的事情，只有我們這幾個人知道。你的姑丈又病得利害了。如果國英在他死之後回來，我們可以把退的事情瞞過。

余仁 那好極了，我可以財兩得。

余氏 講得輕一點！但願她遲回來就好。（又向明羣望望。）

余仁 姑媽！我今天來，想問姑媽借二百塊錢。

余氏 你要二百塊錢幹什麼？是不是又賭輸了？

余仁 不是，我有正經用處。請您暫時借我一借。等到我二萬塊錢弄到手，我加利錢還你。

余氏 笑了一笑，起身入內。

金桂 〔拿了兩盆點心出來。〕少爺用點心。

余仁 〔輕佻的樣子。〕難爲你喂！金桂！你幾歲了？

金桂 少爺問我年紀幹什麼？

余仁 我替你做媒！

金桂 啐！少爺！你不要瞎說，〔欲轉身入內。〕

余仁 喂！金桂！我的茶冷了，你替我換一杯來，〔拿起茶杯遞給金桂，等金桂來接的時候，就伸手

在她的臂上捏了一把。金桂把手一鬆，茶杯落地，打得粉碎。〕

明羣 〔驚醒，惶急的樣子，支起身。〕什麼事？那裏的房子倒了？

金桂 〔不敢作聲。〕

余仁 姑丈是我打碎了一隻茶杯。您現在好些嗎？

明羣 〔着惱。〕你最好不要上我家來。

余氏 〔自內出。〕……

余仁 什麼話？你難道不許我來看我的姑母嗎？

明羣 氣死我了！〔大咳大喘。〕

余氏 〔私下把鈔票遞給余仁。〕你回去罷。

余仁 〔退場。〕

余氏 〔忙去替明羣捶胸。〕老爺！不要生氣！

國英 〔匆匆登場，王升拿手提箱跟了進來。〕爹爹！爹爹！國英回來了！

明羣 英兒！〔大喘。〕你回……來了……余家的……婚事已……〔向後一倒死過去了。〕

國英 爹爹！什麼？余家的婚事怎樣？噯！爹爹！爹爹……

余仁 老爺！老爺！……去不得！

王升

老爺……

金桂

老爺……

〔衆人忙亂的時候，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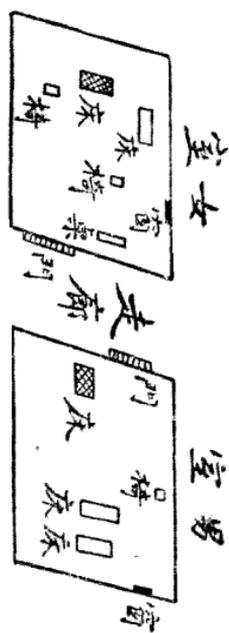
第四幕

第一場

時間：與第三幕相隔兩星期。

地點：瘋狂院的療養室。舞台上布置二間療養室。左邊是女療養室。室中有兩張床，兩張椅子，一張小桌子。右邊是男療養室，室中三張床，一張近門，兩張相並着在右邊。一張椅子靠

在後面牆邊，療養室的牆是灰色的，兩療養室的後，各有一個鐵柱子的小窗。女療養室的鐵柵門開在舞台的前側面，男療養室的鐵柵門開在舞台的後側面。兩室之間有一走廊。門即開在走廊的兩邊，略圖如下：



登場人物：明國英，羅人俊，余氏，王升，瘋婆，瘋人甲，瘋人乙。女看護一人，男看護二人。

〔開幕時國英形容憔悴的坐在女療養室前的椅上，但她衣服整潔，一望而知是沒有瘋病的人。同房有一個瘋婆，是因失戀而瘋的，披髮，赤足，衣服破碎。男療養室裏也有兩個瘋人，甲是一個發狂的藝術家，此刻正坐在床邊，拿自己的一隻皮鞋，細細的看。乙是一個求差事不得而發瘋的人，此刻正歪睡在床上。還有近門的一間床空着，沒有人躺着。〕

瘋婆 〔叉起兩手在室中轉了幾轉。〕呀……〔奔到門邊，拿住鐵柵跳躍着喊。〕沒有愛就沒

有生命！沒有愛就沒有生命！！沒有愛就沒有生命〔音慘而長〕……

國英〔被她的語觸動，望着她，潸然下淚〕……

女看護〔聞聲自走廊上來，開了門上的鎖進來〕不要喊，去睡罷。〔拖她去睡。〕

瘋婆〔一把抱住看護。〕我的乖乖，你來了嗎？他們說你已經做了督軍，哈哈！哈哈！你來接我了。

女看護〔又氣又好笑。〕你去睡睡，我明天來接你。〔拖她去睡了，然後鎖了門，退場。〕

國英〔在室中四望，淒然下淚〕……

瘋人甲〔把皮鞋玩弄了一會兒，把牠當作梵亞鈴，左手捏住鞋尖，把鞋跟貼左肩前面，右手一

往一來的拉梵亞鈴的神氣。口裏唱。〕拉，素，迷，素，法，雷，雷，杜……

瘋人乙〔從床上起來，向甲熟視許久，就向他連連作揖。〕

瘋人甲〔熟視不見，專心拉自己的梵亞鈴。〕

王升〔自走廊上走到門邊，倚鐵柵而喊。〕小姐！小姐！

國英〔抬頭見了王升，忙走到門前。〕王升！你今天怎麼能到這裏來？

王升 小姐！我見太太不在家裏，所以偷偷地到這裏來看看您，這裏的門房又不放我進來，說醫生吩咐誰也不許來見您。我只說是太太叫我送東西來給小姐，他們才放我進來。（以老眼望着國英，發出憐而沉痛的音調。）唉！小姐！您到這裏不過三天，爲什麼消瘦了許多？

國英 唉！王升！我好好的一個人，被他們生生地強迫到這種地方來，叫我怎不憔悴？但是我不懂胡醫生爲什麼說有神經病？

王升 小姐！這是太太和余仁的詭計！

呀……

王升 小姐！您已經知道嗎？老爺把您和余仁退了婚。

國英 是的，你那天已經告訴過我了。

王升 不想老爺將死的時候立下遺囑，把二萬元留給小姐，余仁就見財心黑，和太太同謀要把退婚的事情瞞過，商量着等小姐服滿把小姐娶過去。但是又怕小姐逃……離家，所以買囑瘋狂院的胡醫生硬說您有神經病，把您關在瘋狂院裏。可巧那天小姐送老爺出殯回

來，因為悲傷過度，有些不舒服，他們就乘機行事，硬把小姐劫到這裏來。

國英

〔現驚奇貌。〕真的有這種事情，你怎麼知道呢？你知道了爲什麼又不早告訴我？

王升

真的。這件事我在老爺出殯的前一夜親耳聽見的。只可惜沒有機會告訴小姐，而被他們先下手了。唉！小姐！他們的詭計，我全知道，只恨我沒有力量救你。

國英

〔默靜了一會兒。〕王升！我想寫一封信，你替我送到羅人達小姐家裏去。叫她們想法子救我。

王升

〔猛然記起一事的樣子。〕不錯，小姐！剛才羅人俊少爺到家裏去看過您了，我已經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他，不知他有沒有到這裏來看您。

國英

沒有。他們既然不讓你進來，當然也不放他進來。

王升

那末小姐您快寫信，我在這裏等着。

國英

〔點點頭正從衣袋裏拿出一本日記簿來。〕……

〔走廊上一陣脚步聲，只見兩個男看護擁着羅人俊上，人俊亂髮垢衣，又笑又哭，大有瘋

狂之狀，任兩看護拖擁前來，入右邊療養室去。

王升〔轉身去望了一望，只見了背影所以也不覺察。〕

看護〔把人俊推在右室近門的那間空床上坐了，然後鎖門而去。〕

瘋人乙〔見人俊等進來，又連連向他們作揖。〕

瘋人甲〔見人俊進來就丟了皮鞋，拉着人俊的手跳舞。〕

人俊〔就和瘋人跳舞。〕

瘋人乙〔走到壁角，站住喃喃而語。〕

瘋人甲〔跳了一陣就到人俊床上一睡。〕

人俊〔向室中四圍一望，然後坐在瘋人甲床上低首沉思。〕

國英〔寫好信，拿給王升。〕王升！我這裏沒得信封，我只能把裏面的信寫了。這裏是羅小姐的

地名，你去買一個信封寫了寄去，千萬不要遺失。

王升我知道，小姐！〔藏好了信。〕小姐我去了，明天再偷空來看你。〔慢慢向走廊走去。〕

人俊 [偶抬頭見了王升，忙趕到門邊。] 王升！小姐住在第幾號。

余氏 [匆忙上。] 王升！誰叫你到這裏來的？

王升 [吃驚。] 太太！我來看看我的朋友。因為太太不在家，所以沒有告訴您。

余氏 回去！[隨即走到國英的門邊去。]

王升 [以手指對面的房，又伸出五指，表明是第五號，然後退場。]

人俊 [會意，點頭仍回到床上。]

余氏 大姐姐！

國英 [此時已回到椅上，坐着冥想。聽見余氏喊她，只得勉強走到門邊。]

余氏 你今天覺得怎樣？

國英 很好。

余氏 那好極了。剛才醫生對我說，叫你安心靜養，你的病，再過幾天就好了。

國英 謝謝您關心我！

瘋婆 [睡初醒，跳起身，見了余氏，不知爲什麼觸動了她，飛奔到門前，從鐵柱之間伸出手去，一

把抓住余氏的頭，一手扭她的面頰，大喊。] 賊婆還我情人！賊婆還我情人！

余氏 [大驚大喊。] 救命救命救命!!!

國英 [忙去扯瘋婆。]……

瘋婆 [死不放手，盡力扭余氏的面頰和耳朵。]……

女看護 [聞聲趕來，忙去救余氏。]

瘋婆 [愈扭，打得利害，大叫。] 還我情人！

[正當衆人忙亂的時候，幕急下。]

第二一場

時間：當夜。

地點：同第一場。

登場人物：羅人俊，明國英，瘋婆，瘋人甲，瘋人乙，男看護一人。〔舞台上換了綠燈，更有綠色的燈光，從舞色對面射來，顯出沉沉的長夜，女療養室後面的窗開着，從窗裏射進一縷月光來，照耀在國英的床前。男室裏左面的小窗卻是關着的。〕

國英 〔坐着近床邊的一張椅上，一臂倚在椅上，以頭枕臂睡着了。月光正射在她的身上〕……
瘋婆 〔在床上熟睡〕……

瘋人甲，乙 〔亦睡在床上，睡熟了〕……

人俊 〔坐在床沿深思，一會兒站起來，輕輕地拍去了身上塵埃。在四面望了一會兒走到牆邊，輕輕地把椅子端到窗前站起來開了窗門，月光從窗裏射進來，他想從窗門裏跳出來，可

是被鐵柱子擋着，就拿着鐵柱子，搖了幾搖，只見牠十分堅固，不能動牠，只得作失望的神氣，走下椅來。再想了一會兒，就走到門邊去，伸手去拿着鎖門的鎖，一面從袋子裏拿出一把鎖匙來，逐一向鎖門試試。但是沒有一個配得上。恨恨的把鎖匙放回袋中，就室中走來走去轉展沉思，抓頭摸耳，焦急萬狀，最後走到兩個瘋人床前，見他們睡得正熟，在他們床邊站了一會兒，忽然從他們身上想得一計，立刻歡喜萬分。就輕輕地把一個狂人的被揭起，向床下一丟。然後回自己床前，坐而觀變，只見那瘋人睡了一會，感覺寒冷，就坐起床，把另一個瘋人的被，扯來自己蓋，不一會兒，那個瘋人也冷醒，又來扯他的，於是二人就爭執起來。

瘋人甲 你偷我的被！

瘋人乙 你偷我的被！〔二人就相打起來，把枕頭衣袴亂丟。〕

瘋人甲 你該死！

瘋人乙 我是你的祖宗。

人俊 [急向被中佯作睡着。]

看護 [聞聲趕來，開門而入，忙去安置狂人，忘記把門鎖好。]

人俊 [見看護扶好那一個瘋人睡了，這一個瘋人又跳起來，乘他忙亂的時候，偷偷地一溜烟從門裏逃了出去。出門向對面室中略望一望，匆匆忙忙向走廊上走去。]

看護 [好容易安頓好了兩個瘋人，關門而去。他正鎖門的時候，人俊偷了鎖匙向走廊走來。]

人俊 [見看護出來，忙轉身向後退，幸看護背過身去鎖門，沒有看見他，他得逃回去。向左邊躲起來。]

看護 [從走廊上走去，向右轉入內。]

人俊 [從左邊探頭，見看護走了，又輕輕地出來，走到左邊女療養室門口，拿鎖匙開了門，輕輕地走進去，見國英倚椅而睡，就輕輕拍她的肩。] 英妹！英妹！

國英 [驚醒，注視人俊作驚異色]……

人俊 英妹！

國英 〔拭着眼，很驚喜的握着人俊的手。〕人俊！我們莫非夢裏相逢嗎？

人俊 不是，英妹！我特意裝瘋來救你的。快跟我逃出瘋狂院去！〔挽着國英走出門去。〕

國英 我們逃出瘋狂院。又到那裏去呢？

人俊 〔低頭沉思了一會兒，毅然。〕我們到新社會找新生活去。

國英 〔似悲似喜，似驚似感的樣子，望着他點頭。〕……

〔兩人一轉身向走廊去時，幕急閉。〕

全劇完

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改於上海此劇已改成影戲由上海長城影片公司攝製

明

黎

獨幕默劇

時：從女權的黑暗時代到光明時代。

景：舞台分前後兩半，中間隔以灰色幕，舞台之上除了左右出入的門和左門邊靠着兩把

柵頭之外，沒有旁的東西，灰色幕後，有一重白幕，也沒有旁的東西。

登場人物：女子，男子，智慧，財神，禮教魔，工廠魔，輿論魔，仙女九人。

男子 擡頭望望天色，就去拿柵頭，預備到田野裏去工作。

女子 見男子拿柵頭，她也去拿柵頭。

男子 惡狠狠地向她搖手，不許他有戶外的工作。

女子 停了一停，挺了一挺腰，把柵頭背着要走。

男子 把她的柵頭奪下，自己卻背了柵頭出去。

女子 作無可奈何狀，望着他。

男子 拿了一架紡紗車和一個縫紉籃進來，叫她去紡紗縫紉，自己就出去了。

女子 望着紡紗車出神。

智慧 身穿潔白的衣服，胸前有「智慧」兩個大字，手裏執着一朵玫瑰花，從灰色幕後跳舞而出，舞畢，緩緩地走近女子，向女子微笑着，把那朵美麗的花，給女子嗅了一嗅，然後就去教她紡紗。

女子 很親熱的向智慧微笑，和智慧一同紡紗，她們工作的效率非常大，她們紡完紗，女子覺得倦了，打了一個欠伸，以拳擊自己的背。

智慧 同情似地望着她，見縫紉籃裏有未做的衣，就拿起來教她縫連。

女子 拿了那件衣來縫着。（智慧退場。）

男子 背着耬頭回來，耬頭滿着了泥，他把耬頭仍靠在右面牆上，然後坐下來，看女子作工。

工廠魔 穿着紅色的衣服，披着頭髮，赤着脚，背了一塊大招牌，上寫「工廠招工」四個大字，大

踏步進來，向男子招手，指着工廠招工四字給男子看。

男子 很快樂點頭，表示允許，向工廠魔走去。

工廠魔 看見女子在縫衣，忙上前來把她們的手工奪了去，回頭見了紡紗車也搶了去，領了男子一同走……

男子 走到門邊從新轉來，拿出寫着「安閒」兩個字的大旗子，插在地上，然後和工廠魔退場。

女子 只是呆呆的望着他們，等他們去了，走近旗子，看見「安閒」二字，笑了一笑……

智慧 自外入，見工作被奪了，作無可奈何狀，見女子對着安閒的旗笑，忙過去拉着她，作勢叫她去拔起「安閒」的旗子另找工作。

男子 拿着一個籃子，領了一個財神上。

財神 面貌猙惡，身著金錢串就的衣服，手拿一個大元寶，向女子炫耀。

女子 微笑着去迎接財神。

智慧 忙阻止女子，憤怒地和財神戰，但是敵不過財神，只得敗逃下去。

財神 高舉元寶，擺手叫女子拜他。

女子 見智慧敗了，心裏害怕，就戰戰兢兢的向財神下拜。

財神 把元寶給了女子，同時在她身上加了一重鎖練。

男子 拱手向財神道謝。

財神 勝利似地退場。

男子 從籃裏拿出些麵包和果肉來，給女子吃，又從身邊拿出些金銀首飾來給女子。

女子 高興的樣子受了。

男子 望着她，笑了一笑，不知有什麼事，出去了。

女子 此時沒有工做，拿元寶來玩了一會兒，又拿金銀首飾來看了，一件一件的戴在身上，在室中快樂地走了一轉，然後拿麵包果肉吃了，忽見有一個布，打開來看，原來是條圍裙，上寫着：『寄生生活』四個大字，她不在意的拿來圍在身上，還時時現出微笑，走來走去。

智慧 垂頭喪氣地上，見女子圍着『寄生生活』的圍裙，忙上前以手指劃着臉，告訴她這是羞

恥的，就動手要去替她解圍裙……

男子 領了禮教魔上。

禮教魔 披頭赤腳，帶着一個斯文道貌的假面具，穿着黑衣服，胸前有『禮教』兩個大字，手裏捧了一個大偶像，大搖大擺地走到女子面前，把偶像放下，叫女子拜牠。

女子 要向偶像下拜……

智慧 忙扶住女子，一面想把偶像踢倒。

禮教魔 大怒，動手就打智慧。

男子 也幫着禮教魔打智慧。

智慧 敵不過兩人，被逐出去。

女子 戰慄地跪在偶像面前。

禮教魔 拿出一個圈套，令女子套上。

女子 不接受他的圈套。

禮教魔 拿出一張紙寫着『三從四德』四個大字給女子看，然後把禮教圈套在她的頭上。

女子 見『三從四德』四個字，笑了一笑，用一隻手去幫助魔鬼套上圈套。

禮教魔 喜得手舞足蹈，除下假面具露出醜惡的本來面目，然後把女子按倒地上，用腳踢她。

男子 拍手點頭的笑。

禮教魔 又拿出一根寫着『三從四德』四個字的棒給男子，叫男子拿了去打女子。

男子 接了『三從四德』的棒就打她。

智慧 闖進來，見女子被打，怒極了，直奔**禮教魔**。

禮教魔 忙拿出一塊大黑布，把**智慧**的臉蒙住。

智慧 掙扎不了黑布，蒙着臉逃下。

男子 用力拿『三從四德』的棒打女子。

女子 伏在地上露出一種很痛苦的情態……

禮教魔下去。

男子 還用棒指着似此反打

智慧 手裏拿了一盞四方的大紅燈，燈的每邊寫着「自覺」兩個字，愁容滿面的走了進來，在

女子周圍轉着，把燈照女子的臉。

女子 手脚略動了一動。

男子 怒視智慧。

智慧 拿燈再照她，并且指「自覺」兩個字給她看。

女子 身體轉動着，漸漸舉起頭來。

男子 忙拿「三從四德」的棒打她。

智慧 大怒，把棒搶來，看見上面題了「三從四德」四個字，忙把牠折做幾段。

男子 吃了一驚，要想法去打智慧，又不敢向前……

女子 直起身來。

智慧 把自覺燈放在女子面前，并且拍拍她的肩頭。

女子 兩脚抖索索地立了起來，先把偶像打倒。

男子 大驚，倒退了幾步。

女子 用力掙脫了金錢的鎖練。

財神 急跑進來阻止她，又拿一個元寶給她。見舊練已經壞了，忙拿出一條新練，要替她套上。

女子 拿他的元寶擲他；拿他的鎖練擊他。

財神 見女子自動與他抵抗，就逃去。

智慧 見女子勝利，便拍手的笑著。

男子 正想去幫財神，卻見財神逃走了，就站在一邊，獨自沉吟。

女子 乏力。坐在地上喘氣。

智慧 忙坐在她旁邊拍着她。

女子 把頭靠在智慧身上，閉着眼睛養神。

男子 走上前一步，同情似地望着她。

女子 站起來，把『寄生生活』的圍裙拉下，丟在男子的跟前，又要把『禮教圈』拿下來，剛脫到鼻子當兒，忽然想起禮教魔可怕的样子來，就發起抖來，鬆了手，禮教圈仍舊落在肩上。

智慧

在傍見了，作歎息狀。

女子 咬着牙根，鼓着餘勇，把圈套脫到眉邊，忽見禮教魔進來，就全身戰慄，圈套又落在肩上。

禮教魔

惡狠狠地以手指女子。

智慧

急忙拿自覺燈照她。

女子 心膽不覺壯起來了，忙將自己頸上的禮教圈脫下，直向禮教魔追擊。

禮教魔

見女子竟敢反抗他，真是出人意，連忙抱頭逃去，走到門邊，又回身指指女子，作不甘

心的樣子，然後下。

智慧

上前慶祝她的勝利，和她親熱地握手。

女子

把禮教圈用力向地上一擲。

男子

望着她發獸。

智慧 看看男子，向他點點頭，出去了，一會兒拿了一盞寫着『互助』字樣的燈進來，交給男子，指指他，又指指女子，又指指燈上的字。表示男女兩性是應當互助。回頭指着光明的路叫他們向前進。

男子 點點頭，很樂意的接了燈，走近女子的身邊。

禮教魔 帶了輿論魔上，一齊奔向女子。

男子 拿着燈走開了。

智慧 忙保護女子。

女子 隱在智慧身後發抖。

輿論魔 穿着五光十色的長袍，一面油光，十分兇惡，幫助禮教魔把智慧打退。回身拿出寫着

『賢母』和『良妻』的兩面大鏡子，照着女子。

禮教魔 咬牙，嚙舌，作欲吞滅她的樣子。

女子 畏懼之極，忙拿「寄生生活」的裙子穿上；「禮教圈」套上；「金錢的鎖練」加上；扶起

偶像，忙俯伏在地上。

男子 放下「互助」的燈，走了開去。

輿論魔 拿出一個大網，和禮教魔把網張開，把女子全身罩沒，又拿出一把利劍上面有「社會非難」四個大字，插在女子身邊，然後勝利地擗笑，跳舞退場。

禮教魔 走了幾步又回轉來看看輿論的網，佈置得周密不周密，然後慢慢地退場。

智慧 在門外探頭，躡足走了進來，向四面張望，見魔鬼不在了，纔放膽進來。

男子 見智慧來了，慢慢地把「互助」的燈拿起來。

女子 伏在偶像前，被「輿論」的網緊緊地罩着，動也不動。

智慧 很憂愁的望着女子，偶然回頭見了那盞「自覺」的燈，想過去拿他，經過女子的身邊，被「社會非難」的網絆倒了，忙立起身來，把「自覺」燈拿來一看，見燈已經熄了，忙把牠點起來，放在女子的面前焦灼地望着她。

女子 動了一動，但是不久就靜下去了。

智慧 拿起燈來，繞着女子走了一轉，照他的臉，又用手拍她的肩頭叫她自覺。

女子 又轉動了一次，但終是不起來。

男子 只是獸獸地看着……

智慧 縐眉，抓首，沉吟一會兒，像忽然想着什麼方法似的，急步退場，不一會兒，引了四個拿着「自強」「自勉」「自尊」「自愛」四盞方燈的仙女上來，燈的大小和「自覺」燈一樣，顏色也是一樣，仙女們把燈一字兒擺在女子面前，望着她。

女子 動起來，掙扎了好一會兒，但是掙不脫那網。

智慧 作撫胸長歎狀，再向左右招手，又見五個仙女上場，各人手裏拿着和上面四盞同色同樣的燈，寫着「自動」「自立」「自主」「自助」「自決」的字樣，放在前四盞燈上堆作三形，智慧把自覺燈拿來做了頂，然後和九個仙女就在女子面前跳起舞來，舞畢，九個仙女退場。

女子 看了那些燈，跳了起來，把「輿論」的繩撕碎，丟在地上，把「金錢的鎖練」掙斷，把「寄

「生活」的圍裙裂開；把「禮教圈」除下，折作幾段；

男子 手提「互助」的燈。

智慧 拍着手，得意的笑。

女子 抓起偶像，用力一擲，打得粉碎。

羣魔 一齊奔向女子。

智慧 此刻不替女子去趕逐羣魔，卻在傍邊觀看。

女子 此刻一些兒不怕，忙把外衫脫下，露出裏面潔白的衣裳，胸前大書「女權」兩個字，握着拳向羣魔打去……把禮教的假面具打下。

禮教魔 抱頭而逃。

羣魔 見女子自覺，伎倆已窮，跟禮教魔紛紛逃下。

女子 撕碎禮教的假面具。

智慧 喜歡得很，拉了女子同跳起舞來，然後和女子男子向灰色的幕前走去。此刻灰色的幕自

動的開了，九個仙女在裏面笑盈盈的迎接，他們白色的幕後，放出鎂的光，照耀得舞臺上真如光明世界一般，女子等緩緩向前走，前面的幕徐徐下。

